

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姜楠 译

大江健三郎
精选文集



大江健三郎 精选文集
许金龙 主编

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姜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姜楠译. -- 修订本.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251-520-8

I. ①亲… II. ①大…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4731号

MIZUKARA WAGA NAMIDA ONUGUITAMAU HI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1972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者 (日) 大江健三郎著 姜楠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约编辑 刘和芳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80251-520-8

定价 23.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编委会

总顾问 陈众议

主编 许金龙

总策划 许金龙 王吉胜 陈黎明 张朴远

出版统筹 史翔 萧盈

著名作家和评论家 铁凝 莫言 阎连科
小森阳一 沼野充义 陈晓明 张悦然

著名学者 陈众议 吴岳添 彭小妍 吴晓都 李永平
穆宏燕 程巍 吴正仪 涂为群

著名日本文学专家 许金龙 王中忱 杨伟 王成
竺家荣 邱雅芬 李俄宪

大江健三郎 为新版《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所做的序

我们日本人正处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大事故后的危机之中。作为一名上了年岁的作家，凝视置身于这场危机之中的自我，其实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从早在十岁这个人生刚开始的时期便已经历的巨大危机算起，直至将要迎来人生终点的当下这场以国家级再现的危机，回顾自己是如何从中生活过来的。

就在持续着这一切的时日子里，我意识到这套“精选文集”所选入的自己的作品群，对于仍将继续凝视和回顾的我来说，无疑是最佳的文本，而且确实是以令人惊异的高超水准选编而出的文本。现在，我把这些作品的日文版本排列在书桌上并继续着我的思考。我抽出其中的作品开始阅读，任由时间流逝。接下去，我不可遏制地将下一本书捧入手中。

《个人的体验》讲述了我人生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故，映现出早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带着头部病疾诞生，自己如何陷入混乱、不安和痛苦，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抽身逃出，最终却决心与这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新人呵，醒来吧！》则幸福地叙述了二十年之后，这个决心如何得以实现并成为我人生中的可靠支柱。

《迟到的青年》描绘了主人公生活于其中的日本社会。那位青年虽然生活在战后的民主主义体制之下，他父亲所信奉的国家主义信条，却是怎样地使他面向国家的往昔并试图将他拉回到那种往昔。《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同样描绘了这一切，而且，在我置身于作家的晚期而创作的、目前的最新长篇小说《水死》中，这个主题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猛然复活过来。《空翻》则完全从其他侧面将小说本身的光亮投射于如此这般地持续着作家生活的生涯。

综合性论述我身为作家的文学活动之手法和主题的文学论，是《小说的方法》，而《大江健三郎 讲述作家自我》，则一如书名那样讲述了我这么一位作家的人生故事。现在，我怀有一种感觉，认为业已重新并完整地把握了自己身为作家的生涯。

在此基础上，在此后并不长久的余生中，我将如何表现当下的危机？我能否以此形成自己“最后的小说”？我并没有准确、可靠的预测。不过，当我正要尝试着去做这一切的时候，这套《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于我来说，便成为至高无上的激励。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于东京

（许金龙 译）

北京精典博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大江健三郎文集 について

大江健三郎

私は日本人は三月十一日の東日本大震災と津波そして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の後、危機のうちにあります。老年の作家にとって、この危機のうちで自分を見つめるとは、また十歳という人生の始めにおよぶような危機から、もう人生の終りを迎えるといういまの境で起きている。この危機にいたるまで、どのように生きてきたかと振り返ることです。

それを日々、続けるうちに、私はこの「文集」に選ばれている自分の作品が、群が、その作業としてつくられた、最良のテキストであることに気がきました。それは、まことに驚くべき出来事である。それです。私は、まことにこれらの作品の日

2

本語版を机上に並べて、思考を続け、作品を読んで読み始め、時を過します。そして、あうためて、そのうちにはいられます。もう一冊も手に

個人の内面体験は、私の人生に起きた。もっとも重要な出来事と語っています。まだ二十代の終りだった私が、頭部に異変を持った最初の子供の誕生にあたって、どのように混れし、不安に苦しみ、逃げ出さくとし、かいつにその子供との共生を決定したか？そして、新しい人よ眼であれよ。は、二十五年後、どのようにその決意は達成されて、私の人生の確かな支柱となったか、を率直に語っています。

選んできた青年は、かみが生きた日本社会を描いています。その青年は、戦後の民主主義体制を生きているのです。かみの父の国家主義的な暴力、いかにがれを運ぶに、うとどる力。それをみずから暴力をめぐらしたまう日

3

は描きます。この主題は、私の作家としての晩期に入っている（いま現在、もっと新しい作品の）、水死において、承の沈黙の時と破って、強く復讐の宿。宙返りは、まったく別の側面から、このように作家生活を続けた生涯に、小説的な照明をあたえるものです。

私の作家としての活動の手法と主題とを総合した文章讀み、小説の方法です。そして、そのような作家である私の人生の物語を、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身を語る。私は、自分の作家としての生涯を、いま、どこまで見たか、を語ります。

その上で、後に残されている、あまり長くない人生の時に、私がいま現在の危機をどう表現して、あなたの小説とどうなるのか、私に確信、見とおりが、あ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私を語りようとする私に、中国でこの「文集」の発刊は、最上の励ましです。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東京。

大江健三郎手迹

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1.

一天深夜，他用低速旋转式鼻毛修剪器一遍又一遍地修剪着自己的鼻毛，宛如长在脸上的是猴子的鼻孔，必须修剪得一根鼻毛都不剩才可以。这时，一个不知是从同一栋精神病科病房跑出来的病人，还是偶然路过此处的怪人突然闯了进来。这个身材异常瘦小的男人，长着一张满是胡须的高高鼓起的圆脸。这家伙一进来就歪坐在他的床边惊慌地喊叫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啊！

由于受到过度惊吓，他顾不得尚卷在刀片间的几根鼻毛，一把将修剪器从鼻孔里拽了出来，发疯似的向满脸胡须的家伙扔了过去。可是，压在毯子上的男人的重量，使他的下半身动弹不得，因此只能痛苦地扭动着肩膀和胸部，愤怒地喊道：

——**癌！癌！我得的是肝癌！**

说着，他不耐烦地扯开自己的和式睡衣，向对方展示前

胸部分蜘蛛状的管状肿瘤。随后，又伸出两只通红的手掌。这时，男人竟异常冷静地郑重说道：

——这样说，也许很失礼。可是，您的精神不太正常吧？

说完，便像一滴渗入沙地的水一样，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许是因为总戴着暗色游泳镜的缘故，当时留在他模糊视线中的只有一张长满胡须的圆脸。假如那家伙把胡须都剃光，那么就连一点儿线索也没有了。即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胡须男就是**那个人**，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连这么胡闹的事情都非记录下来不可？记录“他”口述内容的“遗言代执行人”说。在“他”看来，那些仅仅与“他”共有现在时间的人们，并不算是和自己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因此，无论对方是“他”的妻子、护士，还是政府或联合国派来专门记录“他”口述内容的“同时代史”记录员，“他”都无心关注，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如果最后的事件是事实的话，“他”就应该将自己三十五年人生中仅剩的即将消逝的能量转化为性的能量。可是，倘若真的吃下大量青蒜，一边散发着骇人的口臭，一边将她拖到自己的床上，反而会出现更加难以解决的状况吧。不过，现在“他”的肉体 = 灵魂的能量，已经全部用来口述，用来支撑“他”继续叙述下去。对于医生查房和护士送药，“他”虽然都表现得非常配合，但实际上从未给予一丝积极的关注。那个深夜，确切地说是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凌晨两点。“他”怎么会认识那晚的闯入者呢？那个满脸胡须的家伙，难道真的曾经出现过？如果他真的出现过，那么那个家伙是从“他”自主选择并期望其成为唯一真实的现实中来的，还是从存在于“他”有意识与无意识间的过去来的呢？现在已无从分辨。好了，闲聊到此为止，请全力以赴完成口述笔记的工作吧。我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也许明天就会陷入最后的昏睡。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请按“遗言”所述，马上叫来位于森林深处的峡谷邮局和电话局工作人员，请他们派送“昏睡开始前的录音带”，同时让他们准备好机票。这是为了最终战胜独居在峡谷森林中的母亲，为了让她上一大当，所必须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接着说，好了，拿起铅笔，别再蚕食可怜的肝癌精灵所剩无几的时间了！))

那个深夜的闯入者，倘若真如那些站在他病床周围，但无法给予他丝毫能动影响的人们所说，只是个梦的话，那么，对于和非洲班图族^①一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夺去肝脏的他来说，这将是其得知自己即将进入“最终的栖身之所”以来，第一个恐怕也是最后一个在他那坚定的想象中留下清晰记忆的梦。

① 班图族：Bantu，指使用班图语系语言的民族，如斯瓦西里族、祖鲁族等，属黑色人种，广泛居住于萨哈拉以南地区，主要以农耕、狩猎和养牛为生。

据报告说，他在睡梦中不止一次地号哭过。也许，这是他在梦中第一次正视自身窘境后发出的号哭吧。有人这么说道。另一方面，这个人也一直说这只是单纯的肝硬化，虽说不容易恢复，但还是有办法的。然而，他却坚持说完全不记得做过什么会令自己号哭的梦，说自己醒着的时候总是被各种幸福的想法包围着，就连呼吸的空气也是幸福的。不仅如此，他还时常用英文对出现在自己病床边的人们（与已经确定死期、躺在病床上的他相比，这些人确实要活得更久一些。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人已经死了）唱起一首叫做 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的歌曲。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向人们示威、展示自己究竟有多幸福，而是为了享受从自己总是跑调的声带中发出的、经过下颌后又传到耳朵里的声音，为了享受发生在塞满癌细胞的内脏里的悄然而复杂的共鸣。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完全是由高音构成的，因此如果起调有失误的话，高音部分就会变成如呜咽般的刺耳声音。这不但会吓到周围的人们，就连他自己也会因内脏器官感觉^①而变得不安起来。他确信，不久之后也许会变成石头的肝脏，在其膨胀的同时会变成与高音产生共鸣的体内扬声器，将一切有机要素形成的不和谐音从他自身的内脏音乐中排除掉。他唱道：Let us sing a song of cheer again 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这首歌

① 内脏器官感觉：内脏器官的痛感和体内状态变化刺激内脏感觉细胞引起的感觉的总称。如空腹感、恶心感等。

的旋律是这样的：



尽管生活在 Happy Days 即将复活的预感之中，但同时他也深知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与自己共享这份期待的人。唯一的旁观者就是母亲。他的母亲和以前一样独自居住在森林深处的峡谷中，而且从未间断过向他的内脏天线上发送可恶的高频波。他有时会想，没准儿自己正是因此才换上癌症的。若真是如此，那就更应在独自卧病期间将 Happy days 完整记录下来。而且，为了在客观上赋予其在自己死后得以幸存下来的地位，他决意把 Happy Days 崩溃后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像模型飞机那可悲的螺旋桨一样向着 Happy Days 反复运转的过程也全部记录下来。

可是，就像他所深信的那样，他已经是一个肝癌晚期患者了。即使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自己得的不是癌症，但至少也是一个被严重肝硬化侵略的濒死病人。因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亲自记录下这一切的。起初，当他产生寻找口述记录员的想法时，那些出现在他病床周围的人们都认为，癌症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医生没有让他住进癌症病房而安排在精神病科病房的原因。他们还说，只要他恢复“正常意识”，不再认定自己是一个连铅笔都拿不

了的重症病人，就可以拿着像巨型鹅鹑钢笔那样有一定重量的工具连续写上几个小时。这支被他们拿来举例的钢笔，其实是一份徒有其表的海外旅行礼物。这支笔和躺在病床上的他几乎终日佩戴的镶嵌着椭圆形玻璃镜片、铜制镜架且已经生锈的游泳镜（镜片上墨绿色的玻璃纸是在合成树脂胶带尚未出现前被粘上的，后来也没有经过任何修整。对于那个深夜的闯入者而言，戴着这样一副泳镜、手拿鼻毛修剪器的他，看起来恐怕就像一个小心翼翼地眼睛和鼻孔里伸出三个带有平缓坡面的圆筒的外星人），都是一直被他们称为那个人的死者的遗物。不过，这些却被他和他的母亲分别赋予了完全相反的含义。因此，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对他所收藏的那个人的遗物的无理羞辱。如果现在的你真的进入昏睡状态进而死去的话，那么那些关于 Happy Days 的个人记忆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被这样暗示后，他变得更加愤怒了。

被激怒的他再次强调说，现在我想要记录下的，是一部“同时代史”，它完全超越了单纯的恣意的个人回想。出现在这部“同时代史”中的那个人，假如没有在战败后不久城市的巷战中被杀死，那么理应接受远东军事法庭设立在峡谷森林中的临时法庭的审讯。因此，从现在开始我所要讲述的，是对联合国、对我们这个显然是战犯幸存者操纵的国家政权所表达出的最为切实的关心。终于，他现在拥有了待在病床边为自己进行口述记录的遗言代执行人，拥有了已经形成草稿的不按时间顺序记录的“同时代史”。对于一直佩戴着贴

有绿色玻璃纸的像观剧镜^①一样的筒形游泳镜的他来说，虽说反复阅读、检查这部“同时代史”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这的确是一项困难重重的非常吃力的工作。

（（事实上，你明知自己患有无法医治的癌症，而且即将进入昏睡状态直至死亡，为什么还以坚定的口吻讲述和实际病情完全矛盾的状况呢？“遗言代执行人”接着说，将这些虚构的事实逐一置换成文字，这样一来被记录下来的谎言反而变成了事实。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有种硬把自己的手指握在笔上进行记录的感觉。“他”听后立即反击道，即使医生命令你现在必须戳穿那家伙患有癌症的谎言，也于事无补。因为，每当你说出这个谎言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实体漂浮在你的大脑周围。而你，则只能呆然伫立在由这谎言形成的如蚊群般的星柱状实体之中。））

第一次感觉到癌细胞像麦芽发酵一般在体腔内增殖时，他意识到正是这种自然的力量正渐渐地将自己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这种变化并非来源于自我意识中对人生的否定累积。只要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甚至只消昏睡，体内的癌细胞就会不停增长。与此同时，获得自由的契机也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由于经常发烧，他的视线所及之处都变成了雾蒙蒙的一片。不仅如此，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他甚至在微弱的紫色光线中看到体内的癌细胞正越变越大，越变越

① 观剧镜：用于观剧等的低倍率小型双筒望远镜。

多，看起来就像黄色的风信子或是菊花。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特别用力地呼吸，以集中自己鼻孔中所有核心的感受力，试着去嗅取癌细胞所散发出的风信子或是菊花的气味，直到筋疲力尽。其实，癌细胞增殖所凭靠的仅仅是其自身的力量，而且仅仅是其自身内部的力量。这是一种意识所无法完全预知的、来自全新境界的力量，而且一直在引导着他。对于他来说，能够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感受到其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应该是性觉醒以后的事情。睡梦中，他看到这力量拨亮了被掩埋在微微发烫的灰烬中的性的火种。现在，他所面临的不仅是近在眼前的死亡，还有三十五年来一直作为禁忌而压抑着的即将被再次认可并获得解放的所有。那时，意想不到的性的世界也许会和盛开的黄色癌细胞一起从笼罩其上的紫色微光中迸发而出，扩散开去。

然而，若想达到厚颜无耻的程度，不仅需要谨慎地做好准备工作，还需要有条不紊、一步一步地加强自我锻炼。可是，他并不是所谓的猥亵天才，因此无法在他人愤慨目光的注视下，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发情的阴道，像在海水中得到解放的海葵一样伸出颤抖的触手，更无法享受这种湿淋淋的膨胀感。更重要的是，他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因此性的全新展开也就仅限于预知，躺在病床上的他只能像一只禁欲的鼯鼠一样，什么也不能做。（由于“遗言代执行人”对他的这种口述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动摇，“他”便半嘲弄半试探性地问道，你是在担心我会恳请你对我手淫吗？担心如果我的身体

真的变成发情的阴道，会请求你猛地插进我体内的海葵来回搅动吗？这种胡搅蛮缠的做法，着实有些残忍。）

无论是内脏还是皮肤表面，只要一感到疼痛的预兆，他就会对守候在自己床边的人喊道：快去请医生来注射“吗啡”。而对于注射进自己体内的药物全都是“吗啡”这一点，他始终深信不疑。也正是由于相信“吗啡”可以在刚刚感到预兆时便很快阻止痛苦的到来，他才会反复唱起那首关于幸福时光的歌曲，才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幸福的男人。接受注射后，他会陷入昏睡般的睡眠状态。这是一种唯有在婴儿时期才能够享受的仿佛全身上下都被保护在甜美的温柔触感中的睡眠。从这样的睡眠中醒来后，他会取出从巴塔耶^①的书上剪下来的、由于麻药作用变得恍惚的中国人接受分尸刑罚的照片。然后，便一边照镜子一边仔细观察自己的脸，看它是否变得和照片中被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既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到快乐，就像绑在身上的绳索一样。当然，这也不同于春画式的表情，他脸上是纯粹的悲剧性的表情。镜子里是一张苍白的脸，嘴唇周围又粗又黑的胡须像海胆外壳上的刺一样伸展着。也许是由于仰面睡觉的缘故，他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紧绷，几乎看不出皮肤下有肌肉和脂肪的存在。看着这样的

①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 - 1962，法国思想家、小说家、诗人。遵循尼采的无神论，对无神的现代人之间发生连带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究。著有小说《C 神父》、《蔚蓝的苍穹》，评论《无神论简要》等。